

浪漫大師郁達夫(二)

康僑

——郁達夫王映霞此恨綿綿

「浪漫大師郁達夫」係兩位名作家的聯合創作，輪流執筆，各寫極精采的片段。第一段由劉方矩先生寫到郁達夫和王映霞初次見面，已刊本誌十七卷三期三月號。第二段起即由康僑先生主撰，類似接力賽，但行文語氣力求統一，這是中外雜誌的一次新嘗試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——編者

驚豔一幕手足失措

郁達夫在孫家遇見王映霞時，孫百剛只說王小姐，他並沒有說出王映霞的名字。——郁達夫多半是唯恐王映霞起身離去，他忙不迭的在說：

「啊，王小姐，請坐請坐！」

說罷，郁達夫自己先坐下去，於是，王映霞也不得不重新落坐。祇不過，他們兩人坐下以後，孫太太便藉口沏茶待客，走到客廳的另一頭去了。王映霞眼觀鼻，鼻觀心，神情凜然，低頭無語。郁達夫仍然在兩眼直勾勾的盯着她。客廳中間驟然之間鴉雀無聲，孫百剛正感僵窘，孫太太折身回來，把一杯茶塞到郁達夫的手上。

手指頭接觸到了玻璃杯，郁達夫方始一驚而醒，他那張瘦削的臉，無緣無故的漲成了通紅。掩飾什麼般的匆匆起立雙手接過，訥訥的說：

「孫……孫太太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

畢竟是同鄉同學又兼好友，孫百剛唯恐郁達夫太窘迫，急切間想出了話說：

「達夫，不要客氣。她讀過你的小說，是你

的讀者，一向都很景仰你的。」

孫太太把一杯茶遞給了郁達夫，立刻轉身離去。這時候，郁達夫顯得有點魂不守舍，舉止失措。而廳中的闕無聲息，人人無語，又形成了頗難堪的局面。於是，一向落落大方的王映霞，便以她銀鈴般悅耳的聲音，劃破了僵凝的沉寂——只不過，她的神情，却令人很明顯的看得出來，她僅祇是在敷衍場面而已。王映霞終於啓齒說話了，她在問郁達夫道：

「郁先生，好久沒有看到你的大作了，最近有什麼傑作呀？」

郁達夫畢竟是個聰明人，他一聽到王映霞的杭州口音，立刻便以滿口的杭州腔回答她說：

「我的小說都是年輕時候亂寫的，說起來真難為情。所以我近來已經沒有心思再寫了。」

王映霞和郁達夫居然搭上了腔，一向以王映霞姐姐、嫂嫂、監護人自居的孫太太，護花心切，便幽幽的射了一支冷箭，她毫不容情的問：

「郁先生，郁太太是不是也在上海？」

子郁達夫以當頭棒喝，也是在向王映霞提出

及時警告，一個是使君有婦，一個是小姑獨處，須知男女之防，至深且大。這一問的絃外之音，彰明昭著，逼得郁達夫不能不應聲答話，他淡淡的說：

「她是鄉下人，一直住在鄉下不會出來。」

倉卒作答，無意之間便說了謊話。一來郁夫人孫荃不能算是鄉下人，她知書達禮，又受過郁達夫的新文學薰陶。二則，她何曾一直住在鄉下？當時她便獨居北平，寂寥渡日。而且，當時郁達夫的身上，正穿着她寄來的皮袍子呢。

孫太太大有深意的，鄭重其事向郁達夫表明王映霞的身份說：

「郁先生，王小姐是名門閨秀。她的祖老太爺，便是大名鼎鼎的王二南王老先生。」

情有獨鍾終成悲劇

王二南的詩詞歌賦膾炙人口，舊文學底子甚深的郁達夫早有所聞。因而他大為振奮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啊，原來王女士是二南先生的令孫女。王

小姐，不瞞妳說，我從前常常在杭州報紙上讀到二南先生的詩，我一向是很佩服他老人家的。」

王映霞閃瞥一眼孫太太，不惜兜頭潑郁達夫一盆涼水，淡淡然的接口說道：

「家祖父年紀大了，近來不常作詩。」

以烟、酒與女人為其生命要素的郁達夫，在又度經過一段奇窘無比的岑寂與冷淡後，突如其來的，神經質的臉上，額頭青筋直爆，冷汗涔涔，正以乞憐般的神情，大膽鼓勇的吐露了他的心事。他聲嘶顫抖的說：

「我總覺得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

圖窮七見，來勢咄咄。王映霞機伶的又度低下頭去，不予置答。

郁達夫的臉上，又一度升湧起莫可名狀的紅潮。

大男人的窘急，唯有宅心仁厚的女性始克大力化除。孫太太如及時雨般，憐憫的搭上一句：

「也許是在杭州什麼地方見到的吧。」

得了孫太太的這一語解圍，郁達夫勇氣百倍，額骨高聳，因而顯得蒼白瘦削的臉龐，驟然之間湧上興奮的紅光。他顯然有點激動的站起身來，方才說了一句：

「快十二點鐘了——」

孫百剛却唯恐他冒昧唐突，又碰釘子，便向孫太太使個眼色，打斷了他的話說：

「太太，達夫頭一次來，我們應該留他吃頓便飯，妳去準備點酒飯吧。」

孫太太無可奈何的應了一聲，方待起立下廚

。郁達夫却急忙站起身來阻止的說：

「不不不不，孫太太不必客氣。今天我是專誠跑來請你們吃飯的。」

說時，郁達夫慌忙把他的一頂呢帽抄來拿在手上，又懇切的在說：

「在上海，我比百剛要熟悉得多，今天是該由我來做個東！」

郁達夫以老上海的姿態，搶着要做東道主，他股股的在遠客出門。可是，王映霞安坐不動，孫太太還在森森的冷笑，郁達夫伸出去的右手，簡直無法縮回來了。孫百剛眼見他又一度飛蛾撲火，窘得無地自容，只好挺身而出，轉圓的說：

「達夫，你先坐下來好不好？」

有此一道「命令」，郁達夫額汗涔涔，如逢大赦的縮回右手，沉沉的又坐下了。

於是，孫百剛一臉苦笑的說：

「達夫，既來之則安之。今天你上我家來，就該在我家便飯。我家附近有一家寧波本莊飯館，小菜燒得不錯，去叫幾隻菜來，便當得很。」

然而，郁達夫再瞧一眼王映霞，見她端然坐着，不作任何表示，忽又神經質的蹦起來說：

「不行不行，百剛，今天我是誠心誠意來請賢伉儷和王小姐的，怎可以反來叨擾你呢。王小姐，請妳等一下，我這就去打電話，叫汽車！」

說罷，郁達夫也不等王映霞回答，拔步飛奔的直往樓下跑。

這便是郁達夫和王映霞初次見面的詳細經過，驚豔之餘，情有獨鍾，從而展開了他平生最重的一頁，陷於熱戀，苦苦追求，最後是一齣慘

絕人寰的大悲劇。

碧水晚霞寒梅春華

郁達夫幼齡失怙，出自寒素，加以少年的時期負笈東瀛，吃過不少的苦。影響所及，使這位「對女人有特別興趣」的名作家，一來家庭觀念比較淡薄，二則相當重視金錢。凡此都從他的一言一行，細微末節上可以看得出来。例如他「眠花宿柳是常事」，但是他作狎邪遊的地方，多半是其價最廉的低級場合，找的大都為取值不昂的老妓，大概是他祇求效果，不計美妍的關係。此外，平時坐坐黃包車，居然也會為一兩個銅板，跟黃包車快爭得面紅耳赤。在他的說法則為：寧可事後另補，決不事前吃虧。

但當郁達夫在上海尚賢坊樓上驚艷，一眼見到了王映霞，就此展開猛烈追求。從那一天起，他所表現的慷慨大方與豪爽，連他的多年同學、同鄉兼摯友孫百剛，都感到深心納罕，大惑不解，還以為他從廣州發了點財回來呢。——郁達夫和王映霞頭一次見面，就死氣擺裂的邀王映霞出去吃飯，王映霞婉言推却，郁達夫則苦苦糾纏，不達目的不休。逼得王映霞無計可施，唯有俯允。那時節，郁達夫少不得要請孫百剛夫婦作陪，還殷殷的邀孫王隣居好友趙韻逸、李劍華等同往，趙等以有事待理為詞，謝了他的美意。郁達夫與高采烈得像個小孩子似的，高聲的說了一句：

「你們等一等，我去喊汽車！」

時在民國十六年，小轎車猶是很稀罕的時髦品，出租汽車索價頗昂，一般人很少敢於問津。

因此，孫百剛追到樓梯口，向格登登奔下樓去的郁達夫，邊笑邊嚷的說：

「何必叫什麼汽車呢？你是要到什麼大飯店請我們這些貴客呀！」

郁達夫不予置答，直往大門外衝。於是，孫百剛只好苦笑着搖搖頭，轉身招呼他的太太和王映霞，一道先下樓去，追上郁達夫。

郁達夫果真叫了一部出租汽車，載着一行四人，上南京路，當年上海最大的一家粵菜館——「新雅」，叫了豐盛的滷菜，大叫大喝。酒足飯飽，付出了一筆可觀的飯賬以後，他再提出邀請，同赴卡爾登大戲院看電影。卡爾登放映的是一部歐洲片子。文人談愛，別有一格，事實證明郁達夫邀他們看那場電影是大有用心的，因為，片中的男主角是一名中年富翁，他愛上了一個輩份晚一輩，年齡小二十歲的女郎，由而捨棄萬貫家財和妻兒子女，跟那位美女私奔到北非洲去。

看完電影，孫百剛眼見郁達夫猶自餘興未盡，因此他便投桃報李湊興的說：

「達夫，我們現在先在南京路上逛一逛，回頭再到陶樂啣吃晚飯，由我作東。」

果然，郁達夫喜出望外，當下便眼睛一亮，雙手直搓的說：

「我贊成你吃晚飯的提議，不過，我要請你取銷最後那句尾巴。」

孫百剛一片好心，純粹是怕他花多了錢，會得心痛，便抗議的說：

「不行不行，再讓你花錢，我們說什麼都不去了。就此告別，今天多謝多謝。」

郁達夫一見孫百剛帶了他太太和王映霞要走，不禁大為着急。而且一急就吐出真心話了，他說：

「好吧，好吧。我一切遵命便是。我只希望今天這個局面不散。」

也許是因為這句話說得露骨了些，孫百剛太太聽出了些端倪，她便似有意若無意，打趣的說：

「郁先生的興緻真好呵。」

郁達夫不失為聰明人，他聽得出孫太太話裏的絃外之音，他立刻便掩飾的說：

「我這次到上海，一直都沒有出去玩過，今天還是第一次呢。」

好久好久都沒開過口的王映霞，這會兒也突如其來的插進了一句話：

「郁先生，你是在找小說材料呀？」

前無去路後失歸程

郁達夫燦然的笑了，笑得兩隻嬌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線。由而可知他內心的得意與喜悅，他便這麼笑呵呵的說：

「哈哈，王小姐，妳又在挖苦我了！」

畢竟是老朋友肯幫忙，孫百剛非常得體的作了一個結論，他說：

「倘若達夫照今天這種情形來找小說材料，那他真要蝕掉老本了。」

引起了兩位女士一串銀鈴也似的笑，再加上郁達夫、孫百剛的朗爽笑聲。兩男兩女徜徉過市旁若無人，引起了街頭行人的紛紛注目。

在陶樂啣共進豐盛而愉悅的晚餐，人人盡興，郁達夫尤其顯得特別亢奮。他喝了個六七分醉，於是汽車上、歸途中，就只有他一個人在笑語殷殷，高談闊論。一時刺戟動情，幾乎難於遏忍，使郁達夫忘却了紳士的禮貌。當着兩位不懂日語的女士，用日本話向孫百剛吐露了他心中熱烈的感情，他指手畫腳的說：

「孫樣，最近我寂寞得像在沙漠中踽踽獨行，但見風塵蔽天，滿目黃沙。而且是前無去路，後失歸程。只能希望有一奇跡來臨，有一片綠洲出現。孫樣，請你告訴我，這奇跡會來臨嗎？這綠洲會出現麼？」

「達夫，你真是在寫小說呀？」

郁達夫顯然很激動，他的聲音都在發抖。車到尚賢坊口，他一面送王映霞她們下車，一面眉飛色舞的說：

「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說嗎？今天痛快極了，明天我再來看你們。再會，再會！」

他仍然乘坐原車到開北創造社。當時已是金烏西墜，萬家燈火。但在郁達夫往後公開發表的「村居日記」上，他却略掉了這頓愉快的晚餐，說他下午三四點鐘就到創造社去了，晚飯也是在社裏吃的。下午他還去看了徐志摩，又和華林走了一趟上野路。「南風大，天氣却溫和。月明風暖，我真想煞了霞君（按指王映霞）。」墜入情網，難免愉快，郁達夫神魂顛倒，連日記都記錯了。

第二天，郁達夫借還書之名，再到孫家，又見到了她「可愛的映霞。」他的本事相當大，居

然能把王映霞單獨的邀約出來，同赴永安公司天台上的天韻樓一遊，然後再到四馬路豫豐泰酒館共飲。探問出十天後是王映霞的生日，他私下決定：「以後當每日去看她。」而且，「王映霞女士爲我斟酒對茶，我今晚真快樂極了，我只希望這一回的事情能成功。」因爲，他在日記上坦率的寫着：

「我想這一回，若再把機會放過，那我此生就永遠不再能嘗到這一種滋味了，幹下去！放出勇氣來幹下去！」

爲了要「換了錢來爲王女士買一點生辰的禮物」，郁達夫鼓勵自己「寫小說，快寫小說，寫好一篇拿去換錢去」！元月十六日禮拜天，他把自己關在房裏拚命的趕稿，原想午前就可以完工，但却一直寫到午夜十二時，方始完成了一篇：「清冷的午夜」。他自己也承認，「怕是我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。」

這以後，郁達夫幾乎每天都到尚賢坊去看王映霞。有時候一天一次，有時候一天兩趟，甚至寒夜深宵，還在王映霞的住處門口徘徊，不忍遠離。起初，他去找王映霞總歸有個藉口，或則還書送書，或則「恰好路過」。後來實在找不出藉口了，便嘴裏吟着唐詩：「出門無知友，動即到君家。」格登格登的又上了樓。

郁達夫正在猛烈追求王映霞，在孫百剛夫婦和王映霞的心目之中，已經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了。孫百剛兩夫婦曾經私下議論過，當孫太太聽說郁達夫早已使君有婦，而且夫婦感情一向很不錯，又有孩子。她便堅持以爲：「照這樣說來，

郁先生不應該再在外面弄人！」孫百剛也表示他有同感。因此，兩夫妻由於對雙方方面都有「特殊的交情」，純粹爲郁達夫和王映霞着想，一致希望郁達夫能够控制泛濫的感情，懸岩勒馬，回頭是岸。早早結束這一段畸戀，從而便構成了郁達夫對於他們的誤解。在他的村居日記裏，一再抱怨，甚至於憤憤的說：「完了，事情完全被破壞了，我不得不恨那些住在她（按指王映霞）週圍的人！」

二分輕薄一味瘋狂

有一天，在孫家，晚飯過後，郁達夫借酒三分醉，當着王映霞和孫太太的面，青筋直爆，滿臉通紅，兩眼掙着熱淚，險部表情，因痛苦掙扎而變得歪扭。他講日本話，用一種近乎哭喊的聲調，瘋狂也似的向孫百剛吐露衷曲，他憤鬱勃發的說：

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，自我第一次看見她；——百剛，你當然知道我指的是誰。我就神魂顛倒，心猿意馬。無論我再怎樣抑壓，也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感情。我眼睛一閉攏，就會在睡夢之中夢見她。眼睛一睜開，作事無心，食而無味，眼跟前止看見她的影子在晃，一出門，脚步自然而然的就往你們家走。一到了這兒，只要一眼睛瞧見了她，似乎我的靈魂便找到了歸宿之處。如同迷途的孩子，重復來到母親的懷抱。即使她不跟我說話，我也覺得精神安慰。倘使她偶然和我聊上幾句，我全身的神經細胞，立刻就像熨斗烘過似的舒服妥貼。……誠然，我也知道

中年熱戀，多半不會得到好結果。可是，如今我已深深的陷入，你，你們叫我怎麼辦呢？」

從心靈深處，奔放出赤裸裸的自供狀。王映霞和孫太太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。然而，察顏觀色，心領神會，足可了然一二了。於是，王映霞含羞帶臊，她和衣躺上自己的床舖，闔眼假寐。孫太太在丈夫的暗示之下，掖了一個熱手巾把子，遞給郁達夫，叫他揩去一臉的淚與汗。孫百剛則保持冷靜，正容斂色的回答他說：

「其實，我們早就看出你的變態了。憑良心說，我們一直都在替你擔心。現在我要問你，你究竟是一時的感情衝動，還是真想做長久的打算。如果是一時衝動的話，我只有希望你馬上離開上海，到北平去！」

孫百剛夫婦絕不贊成郁達夫追求王映霞，話已經說得非常明顯。可是，郁達夫時正飛蛾撲火，引火自焚。這些話是他無法聽得進去的。因此他帶點氣惱，悻悻的說：

「我已經失却理智，那裡還分辨得出是一時衝動，還是長久打算？我只知道她是我的生命，失去了她，就等於失去了我自己的生命。你要我馬上離開上海，意思就是要我立刻毀滅我自己的生命。現在，我只有簡單明瞭的一句話，請你太大替我問一問，她的意思究竟如何？」

話說完，郁達夫坐下來喝了幾口茶，順順胸中之氣。然後，拿起帽子站起身來走了。

有此一幕，使孫百剛夫婦知所警惕了，郁達夫對他們兩夫婦誤會漸深，再這麼發展下去，好朋友都會變成仇人。於是，兩夫婦私下商議了好

幾次，做了個決定，居間太難，不如暫且撒手不管，讓他們自由發展，免得落個雙方埋怨。自此以後，他們不再做電燈泡了。郁達夫一到，他們馬上托詞避開，對那個芳齡十八，陷於苦戀，愛之如同胞手足的王映霞，無論她到那兒去，夜裏回來多晚，他們也絕口不問。

初出校門，寄居孫家的王映霞，當年只有十八歲，小妮子不但長得姿容秀麗，而且更是冰雪聰明。郁達夫年紀大他一倍，已是蜚聲中外，名動公卿的一位大作家。她沒有想到郁達夫會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，她只曉得郁達夫已有家室，而且伉儷情深。恨不相逢未娶時，又與齊大非耦之歎，因此她確曾竭力的掙扎抗拒，甚至明確的向郁達夫表示，她不願意再跟他繼續交往。如此這般，可就苦了那位頹廢派的大作家了。郁達夫自詡的初戀，使他跡近瘋狂，流乾眼淚，嚐了無其數的苦汁。

在孫家既已不受歡迎，孫百剛夫婦一見他就避開，王映霞更是漠然冷淡，一臉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。郁達夫一臉蕭索，滿腹抑鬱，便唯有勉強定心神，發動側面攻勢，給王映霞持續不斷的寫情書，在那些情書上，都燃燒着他熊熊的心之烈焰。

可是，王映霞却毫不容情的拿出來在大家面前公開，使郁達夫成爲尙賢坊諸友好間的笑柄。他們甚至一見郁達夫便鬨笑不止，對他戲弄調侃。郁達夫居然也能在那種場合裏一等便是兩個鐘頭，好不容易等到了王映霞，她見了他却一語不發，快步走進房間把門關上，任郁達夫一連幾次

打門，懇求，她都堅持不肯把門開。

於是大家

作家，懊喪

悒悒的黯然

離去，他去

聽歌女唱歌

，聽得心裏

愈加傷悲難

遣，於是再

去喝酒，喝

到清晨三時

，方始酒醉

如泥的回到

住處，在小

房間裏往返

踱步到天明

(未完)

交通銀行

總行 政府特許發給全實業之銀行分行

行址：臺北市衡陽路九十一號
電話：三三一三五六一八號
電報掛號：臺北六五二七
CABLE NO.: 一三三四一
TELEPHONE: CHIAOTUNG

促進國家經濟建設

- 一、收受各種存款
- 二、承做各項放款
- 三、辦理匯兌
- 四、經理國內外匯兌
- 五、承做進出口押匯
- 六、買賣國產機器設備分期付款
- 七、辦理進口稅及貨物稅
- 八、保證關稅及保稅倉庫
- 九、經營倉庫及保稅倉庫

發展工礦交通事業

- 一、代理美援各項貨款
- 二、辦理各種儲蓄業務
- 三、經營保管箱業務
- 四、承銷及買賣各種證券
- 五、保證發行公司債
- 六、投資及協助發展實業
- 七、建設、產銷、管理之技術指導
- 八、接受委託辦理各項信託業務

- 臺北市中山分行：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一號
- 臺北市城中分行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〇號
- 高雄市楠梓分行：高雄市中正路二二三號
- 臺中市台中分行：高雄市中正路二二三號
- 臺中市新竹分行：臺中市民族路二三·二五號
- 桃園市桃園分行：新竹市中正路二二五·一號
- 桃園市桃園分行：復興路一五號
- Saigon Branch: 87 Dai Lo Hanh Nhai, Saigon, Vietnam
- Cholon Branch: 158 Dai Lo, Khong Tu, Cholon, Saigon, Vietnam
- Bien Hoa Agency: 77D Duong Hung Dao Vung, Bien Hoa, Vietnam
- Saigon Market Branch: 144 Bis Le Thanh Ton Saigon, Vietnam

中外雜誌每月出版，人人爭購。遲了就買不到，敬請長期訂閱，以免向隅。

售價及訂閱價目：(平郵免收寄費航空另加)

- △國內零售每册新臺幣貳拾陸元，訂閱全年貳佰柒拾元。訂閱兩年二十四期伍佰肆拾元。
- △港澳零售每册港幣肆元。訂閱全年港幣肆拾貳元。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港幣柒拾貳元。
- △其他海外地區零售每册美金玖角，訂閱全年美金玖元伍角。訂閱兩年二十四期壹拾捌元。